

小兴安岭人

梁 泊


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

小兴安岭人

梁 泊
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

一九八二年·成都

责任编辑：郑 尚

封面设计：王金泰

小兴安岭人

梁 泊
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渡口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5.25 字数 102 千
1982 年 9 月第一版 1982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1—7,200 册

书号：10247·96

定价：0.38 元

目 录

劫客·····	1
天鹅·····	7
捕狼除害·····	14
云台小虾·····	22
交嘴声声叫·····	31
莲花湖水怪·····	40
追鹿·····	49
飘岛·····	57
木耳沟·····	66
黄鼠狼轶事·····	75
荒谷之夜·····	82
生命的锁链·····	90
鼠司令·····	96
女猎人·····	105
脚印·····	115
金星小狐·····	123
静静的河湾·····	132
苗圃灭虫·····	143
两只虎崽·····	151

劫 客

从翠谷站下车，我目送着拉木材的小火车，“吭吭”地喘着白气，在一片葱绿色的山脚下，拐向山后去了。

车站上，到处都堆积着木头，圆的方的，长的短的，有的装车，有的归楞^①，空气中弥漫着新木的清香和松脂的气息。

我要打听一下，去岭顶村的路，便跨过铁轨，朝站台一侧的米黄色小屋走去。

“劳驾同志！请问一下，去岭顶的路怎么走？”我向一位正在扫地的年轻铁路员工询问。

他抬起头来，用炯炯有神的目光，在我脸上，打量了半天，开口问道：“你是从北京来的？”

我回答说：“是呀！”

“你姓石？”他又期待地看了我一眼。

“对！你……”我感到吃惊。

我临行前，曾给大哥石建写过一封信，简单地提了一下，准备回乡住些日子。东邻西舍知道这个消息，并不足为奇，可是翠谷车站，距离我要去的岭顶村，还有四十多里路，这

^① 楞场，木材采伐过程中，储存木头的地方。归楞就是把原木码放在一起。

里怎么会有人知道呢？简直使人费解。

“你是石基同志吧！”对方又叮问一句。

我肯定地点点头。

“好吧！你先在这儿歇一下！”他指着长条椅子对我说，“我去找个人，送你去岭顶！”

我把手提包放在地上，背起双手，在水泥地中央踱起步子。这个年轻人是谁呢？难道他是岭顶人？我打定主意，等一会儿见面，要问个仔细。

太阳已经偏西了，站外传来一阵阵“呱呱呱呱”的山鸦啼叫声，它们成群结队地从半空中飞过，远处的山头，投下一道长长的暗影儿。

这时候，门“吱呀”的一声响，走进来一个十三四岁模样的男孩子，肩上挂着一只老式猎枪，腰上挂着猎囊，里边有两只沾着血渍的雉鸡。

“二叔！”小家伙径直走来，自我介绍说，“我叫福顺！”

我又是一愣，他浓眉大眼，高高的鼻梁，满脸英俊气。不知为什么，看见他，我仿佛回到了我自己的童年，我很喜欢他。

“你是叫我么？”我问。

他笑了，笑得很憨厚，笑得很甜：“这屋里就你一个人呀！”

“你是谁家的？”我问完，立刻就感到尴尬了。

“我爸爸叫四喜，我爷爷叫春山！”他眨眨大眼睛。

我激动了，双手把他拉到自己的身边，问：“你是老春山的孙子？”

福顺点了点头。

“老人家的身板硬朗吧？”我急切地问。

“象棵老柏树一样！”他点点头，用肯定的语气回答。然后，抓起我的手提包，说：“二叔，你跟我走吧！”

我认为，他是那位年轻的铁路员工找来的，丝毫也没有多想，更何况天色已晚，我又归家心切，所以，没有向那位热心的同志道谢，就随着福顺，匆匆上路了。

路，曲曲弯弯，仿佛曾相识。二十六年前，离开家，随着革命队伍南下的时候，就曾走过这条路，如今回来，路面好象宽了一些，路边的景物仍然很熟悉。

“这是桃花河吧！”我指着崖下的流水问福顺。

他笑着说：“二叔，你真是好记性呀！”

“印象太深了！”我颇有感触地说。

“你在外边工作，也常想家吗？想咱通天岭吗？这是个多么美的地方呀！”福顺眼望远方问，“我爷爷常讲你小时候的事，我可想见见你了，爷爷说，你工作忙，路又远，回来一趟可难啦！”

我说：“当然想，想的可厉害啦，有时候，连做梦都回到了咱们通天岭！”

“你回来写书吧？”他又问我一句。

我仔细看了他一眼，孩子的眼光里，充满期待和希望，我不愿意叫他失望。便说：“要写的！”

“还写咱通天岭猎区？”

“写咱家乡的火热生活，写咱山区的新面貌，你说好不好？”

“太好了，我看过你的《山野猎踪》^①可喜欢啦！”

我问：“有啥意见么？”

“连我爷爷都说，真实极啦！”福顺兴奋地摇着脑袋说。

我说：“你一定也有好多故事，讲给我听好吗？”

“山里的故事，可以用车拉呀！”

我俩从小河的拐弯处，爬上右侧的山脊，再穿过一片采伐迹地^②，走进一道平缓的峡谷。记忆的闸门打开了，我记得从谷底向左，然后再拐过一道山脚，就可以看见岭顶村了。

然而，福顺一个劲的在前边走着，峡谷被抛在后边了，在落日的余晖里，我随着福顺，又爬上一道小山。

“福顺，你要把我领到哪去呀？”

“桦林！”他答复得很肯定。

“我要回岭顶呀！”

福顺“噗哧”一声笑了：“先到桦林去住几天吧！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我等你两天啦！爷爷给我的任务，必须把你请到家！”他说得很坚决。

我刚想说话，突然，路旁的树林里，传出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接着走出两个人来。

“福顺，你小子真缺德！”声音很熟。

① 《山野猎踪》是作者描写故乡生活的一本故事集，一九六三年由天津百花出版社出版。

② 采伐迹地——采伐后的林地。

“我怎么啦？”福顺象个好斗的小公鸡。

我仔细一看，来人就是车站上找人的铁路员工，身旁站着一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。

“你怎么把客人给劫到桦林来了？”那铁路员工敞着怀，气喘吁吁，“我认为客人不愿久等，自己走了，这条路上野牲口多，万一……”

我连忙作了一番解释，大家闹了一场误会，原因都在我身上，心里觉得很不安。经福顺介绍，这个年轻人叫腊月，是峻岭老头的小儿子，他倒是真心实意，想把我送回岭顶村的，没想到被福顺这个小家伙，钻了空子。

腊月跟我是平辈，他说：“二哥，随我们回岭顶吧，石建大哥，等你几天了！”

我和福顺商量，他坚决不同意。

这个局面是很尴尬的，我的处境为难极了，跟谁走合适呢？我一再解释，要住上几个月，有的是时间。然而，福顺撅着嘴，腊月叉着腰。

“谁呀？”突然，半山传来一声问话。

“我爷爷来了！”福顺用手碰了碰我的胳膊。接着，他喊了一声：“爷爷，我把石家二叔请来了！”

“哈哈，果然叫我给猜中了！”老人往前走来，身边跟着两条大猎狗，“栓子，还认得摆渡的春山大伯吗？”

我快步迎上去，用力握住老人那粗糙多茧的大手：“大伯！你好呀！”

老人话音颤抖着：“好！没想到这辈子还能见到你，那两

位是谁呀？”

“春山大伯！”腊月走过来，叫了一声。

我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，春山大伯哈哈大笑起来：“到家门口了，都进去坐坐吧！”

腊月知道，我是走不了啦，便告辞说：“大伯，我们走了！”

“也好，给你石建哥捎个话去，人在我这里，不用惦记着！”

在去桦林的路上，我问福顺：“你怎么知道，我是你二叔呢？”

“我听见腊月叔，在楞场跟人说话了！”

春山大伯满意地，但又象是责备地说：“让你小子偷机了！”

这一晚，我就住在春山大伯的热炕头上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走到院外，桦林这块地方真美呀！放眼望去，漫无边际的白桦林，婷婷玉立，婀娜多姿，在微风底下，轻轻地摇摆着枝叶。

“头四年，这里还是一片荒滩野岭，如今，咱植树造林，把面貌给改变了！”春山大伯走到我身边介绍说，“呆会儿，我带你去远处转转！”

我目不转睛地望着，家乡啊，你的一山一水，一草一木，都是这样的可爱呀！

天 鹅

福顺家院里，有一群白鹅，他给我讲的第一个故事，就是……

春天静悄悄地来临了。

通天岭的积雪，在东南风中渐渐消溶了。虽然，夜间还很冷，有时候把从屋檐上流下来的雪水，冻成条条冰锥，但是，春天的到来，是任何冷气流，也挡不住的。

天空是瓦蓝瓦蓝的，冬云已经败阵，它悄悄地隐去了，留下的是空旷清沏，没有一丝污染的蓝天。

一清早，窗外传来“克鲁，克鲁”的响亮叫声。我对于这种叫声是十分熟悉的，就好象响起冲锋号角，我一个鲤鱼打挺，从炕上跳起来。

“克鲁——克鲁——”

一群白色的天鹅，在天幕下盘旋呼叫。它们扇动着强劲有力的翅膀，越飞越低，红色的大嘴，黑色的脚蹼，都落入我的眼底。

我仰着头，寻找着我的两只系着红布条的天鹅，它们去年秋天离开我，飞到南方遥远而陌生的地方去了。想起我的天

鹅，我很伤心，甚至几次曾在睡梦中哭醒。

但是，和我共同生活了一个夏天，形影不离的两只天鹅，确确实实是飞走了。

去年春末，我在沼泽地里的塔头^①上，捡到两个白色的大鸟蛋，是什么鸟的呢？淘河，天鹅，豆雁……。当时，我还不能判断。

正好腊月叔家的鸡正在抱窝，我克服了食欲的引诱，好奇心占了上风，把这两枚大鸟蛋放进鸡窝。大约是二十几天以后吧，腊月叔又用小柳条筐送来两只大黄嘴丫子，毛绒绒的鹅雏。

“白天鹅！”我高兴得跳了起来。

爷爷说：“福顺，你要把它怎么办呢？”

“养起来！”我说。

爷爷笑着摇了摇头：“你不会称心如意的！”

但是，我很固执，谁也没有说服我，我坚持要养活这两只天鹅雏。从此，我的事情多了，我要巡山，要打猎，还要当鹅保姆。虽然，每天都是那样紧张，但我却非常乐于干这样的事儿。

我每天都要下河去捞鱼捕虾，来满足天鹅雏的胃口。

它们渐渐长大了。整个夏天，它们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大的麻烦。虽然，有时候，猎狗围着它们淘气，吓得这两只天鹅雏，在院子里扑着翅膀，“喂嘎”乱叫，但是，它们丝毫没有逃走的意思。

① 塔头——沼泽地上的草墩子，许多草根缠在一起，平地耸起，一个挨着一个。



天鹅雏和我十分亲热，每当我挽着裤腿，提着水淋淋的鱼篓，从河边回来时，它们就一齐向我扑过来，用扁扁的大嘴，啄着鱼篓。

“馋嘴巴子，又饿了！”我笑着，从鱼篓中掏出几条小鱼，扔在地上，它们一齐朝着那尾鳍摆动的鱼扑过去。

秋天来了，漫山的柞树叶子红了，成串的山葡萄紫了，红的象火焰，紫的象玛瑙。

两只天鹅长大了。

一天，两只天鹅听见池沼里天鹅地叫声，它们鼓起翅膀，飞过篱笆，在低空盘旋着，落进池塘里去了，接着，传来阵阵欢乐的“克鲁——克鲁——”的叫声。

“回来！回来！”我尾随在它们身后，深一脚浅一脚，跌跌绊绊地追起来。

“克鲁——”“呷呷——”“嘎嘎——”“咕咕——”……。从池面上传来天鹅，绿脖鸭，淘河，豆雁的叫声。

已经无法辨认那两只天鹅了。

我大喊一声，惊动了池塘中的水禽，“噗喇喇”地，象一片五彩缤纷的云，立刻飞起来。

这时候，我看见两只天鹅，安然地在水上游弋。我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，总算把它们圈回来。为了便于识别它们，我在它的腿上，系两块红绸带，作为标记。

爷爷说：“天鹅同你告别的日子近了！”

“都养熟了，不会飞走啦！”我自信地说。

“孩子！看着吧！天空是广阔的，院子是狭窄的，总有一天

它们会使你伤心的！”爷爷这样说。

秋风刮起来了，漫山飘落着枯叶，池塘上的浮萍沉没在水波中了，岸边飞起团团苇花，天气渐渐地冷了。

“克鲁——克鲁——”

两只天鹅烦躁不安起来，它们已经是两只真正的大天鹅了，洁白的羽毛丰满了，红色的嘴更坚实了，黄嘴丫子完全看不见了，腿更粗壮，脚蹼也更有力量了。

我要把它们拴起来。

爷爷笑着说：“别干蠢事，你能拴住它们的身子，拴不住它们的心呀！”

终于有一天，当天空中有一群天鹅飞过的时候，它俩当着我的面，伸长脖子，扇动翅膀，飞起来了，它们在桦林上空盘旋一圈，向故乡告别。

“再见了，我的天鹅，我等着你们回来！”我摇动着帽子，长久地望着，飘着浮云的天空。

第二个春天来了，第一批天鹅飞来了，我小心翼翼地走向沼泽地走去。

昨天，已经溶化的池冰，又结成一层薄的冰层，天鹅们昂着头，迈着沉重的脚步，在池边的苇楂子里走动，低声“嘎嘎”叫着，好象商量着什么。

突然，飞起一只雄壮的天鹅，它勇敢地用自己的胸膛，向池冰撞去。

“砰砰”撞击声和池冰的碎裂声响起来。

我看见了，看见了它腿上褪色的红布，“我的天鹅，我

的天鹅呀！”

又一只天鹅飞起来了。

鹅群飞起来了。

池冰在沉重地撞击下破裂了，春水冒着寒气，涌上冰面。

“克鲁——克鲁——”。

天鹅们欢乐地叫着，在早春的冰水中洗涤着，经过长途跋涉，落满尘埃的羽毛。

我长久地凝望着它们那轻松遨游的姿态，分享着它们战胜寒冰的愉快，天鹅们欢叫着，我的心中也充满喜悦。

几天后的一个早晨，我还没有起床，院子里传来一阵“喂喂”声。

“福顺呀！天鹅来了！”爷爷在厢房里喊着。

我光着脚丫，冲进院心，两只体态雄壮的大天鹅，伸着脖子，亲亲热热地朝我扑来。我搂住它们的脖子，把脸贴在那绒绒的翅膀上。

“你们总算回来了！”

“喂喂——喂喂——”它们不住地点着头。

从这天开始，我的两只天鹅，几乎天天都飞回到院子里来。

有一天，爷爷在墙角的柴堆里，发现几枚天鹅蛋。

“要孵小鹅了！”我用荆条围了个小栅栏。

初夏的一个早晨，从栅栏里，钻出几只淡黄色的小绒毛球来。

雌天鹅很少到池塘去了，它带着小鹅雏，前簇后拥地在

院心里走来走去，我摸小鱼，剥新鲜的燕麦给它们吃。

小天鹅长得快极了。

峻岭奶奶有一次来桦林，她用剪刀把小天鹅翅膀的硬翎给剪断了。

“好啦，不会飞走了！”她拍拍手说。

这年秋天，尽管小天鹅伸着长脖子乱叫，但是，它们飞不起来了。一连几天，大天鹅没有在院里露面，大概又准备上路了。

我找遍了池塘的每一个角落，没有找到它们的影子。

爷爷说：“准是飞走了！”

这一回，爷爷没有说对，霜冻的那天傍晚，一对天鹅，从村路的上空飞过，落进我家的院子里。

“喂嘎！”天鹅大声叫着，好象在说：“主人，我们回来了！”

我从粮囤子里，抓一把燕麦，撒进院心，大小天鹅们，伸着扁嘴，互相拥挤着吃起来。

“爷爷！大天鹅咋没飞走呢？”

“傻瓜！母天鹅的翅膀伤了！”

“那么公天鹅呢？”

“它不愿丢掉自己的伴侣！”

整个冬天，尽管窗外风雪肆虐，天鹅们住在厢房里，生活得很愉快。

不久以后，它们就在这个院子里习惯了。